



W

A

R

(美) 海伦·布莱恩 著  
梁立峰 译

# 战地新娘

在残酷的世界里温暖地活着！等待，你想要的终究会来！

B R I D E S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

# 战地新娘

*War Brides*

(美) 海伦·布莱恩 著

梁立峰 译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北京·

当战争的阴影从欧洲大陆向英伦半岛扩散时，克洛玛什，一座仍在沉睡中的乡村，迎来了崭新的日常：从伦敦逃来的难民在此安家落户；可怕的夜间空袭成为家常便饭；定量配给让生活举步维艰；男人们被迫背井离乡、踏上战场。此时，五个女人在这里不期而遇，并建立了足以改变她们一生的友谊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战地新娘 / (美) 海伦·布莱恩 (Helen Bryan) 著; 梁立峰译. — 北京: 化学工业出版社, 2017.7

书名原文: War Brides

ISBN 978-7-122-29772-3

I. ①战… II. ①海… ②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 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18170号

War Brides, 1st edition/by Helen Bryan

ISBN 9781612183329

Copyright© 2007 by Helen Brya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mazon

Encore.

This edition made possible under a license arrangement originating with Amazon Publishing, www.apub.com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Amazon Publishing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，违者必究。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1-2017-1947

责任编辑：李岩松 邵轶然  
责任校对：王 静

装帧设计：王 静

出版发行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（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）

印 装：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14½ 字数 254千字 2017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购书咨询：010-64518888（传真：010-64519686） 售后服务：010-645188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，如有缺损质量问题，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：3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谨以此书献给罗杰、卡塞尔、米切尔和尼尔斯，  
以及我亲爱的博和波比。

## 序

### PREFACE

关于本书的写作灵感，可谓说来话长。我也是战后“婴儿潮”那一代人，虽然没吃很多苦，战争的阴影却也真切地掠过了我的童年。我的父亲和丈夫参加了美国陆军，几个叔叔则是空军飞行员，只有一个没参军。话说回来，在战争时期，女性其实也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。我有个远房姨妈是随军护士，我母亲则在“女子紧急任务后援大队”（WAVES）中任军官。我从小就为母亲感到无比自豪，知道她是家庭和附近教会的顶梁柱，知道她腰后边曾经别着手枪——为此她专门接受了专业培训，还在诺福克海军营地送电报，传送紧急信息。我丈夫出生时，他的父亲就被派遣到欧洲前线，他的母亲竟在遥远的阿拉巴马军营医院里分娩，又千里迢迢坐火车返回威斯康星的家。一路上，年幼的他哭闹不止，车上挤满了士兵。犹记当年，故乡的军属天天心急如焚，为了生活埋头苦干，唯一的慰藉就是从前线寄来的家书……这样的童年记忆数不胜数，就和客厅里身着军装的亲属的照片一样多。

母亲当年在新教圣公会的地方教堂结了婚，身上披着缎子婚纱，脚上蹬着轻便拖鞋。按弗吉尼亚的传统来说，

这实在是有些离经叛道，可当时鞋子都是定量配给，新娘都是这样草草成婚。食品虽然也定量配给，大家至少没有饿肚子，毕竟欧洲的战云在天边，更无需担心德国入侵。直到我开始研究二战历史，才得知欧洲和前苏联人民吃过的苦、受过的罪，并真切地体会到了那段艰辛和惨淡的现实。后来我又搬到了英格兰，亲临现场，感受战争留下的巨大阴影。我在伦敦住了几年，后来有个美国的朋友来看望我，恰逢欧洲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——本书中战地新娘庆祝的节日便取材于此。这位朋友一丝不苟，先后造访了皇家战争博物馆、丘吉尔作战室还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地下大本营。一天走下来，他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。他说自己在走出景点、重见阳光时，恨不得和每个六十岁以上的英国人握手。如今我完成了这本小说的创作工作，对他的这番想法也是感同身受。

从小我就知道，家中那些身穿军装的男男女女的照片，终有一天会泛黄，散落于衣柜和抽屉的角落，为夫妻新婚、婴儿出生、家人度假的照片让位。为了铭记那段珍贵的历史，以及参与其中的人，我又进一步地研究了战争中的女性是怎么渡过难关的。的确，战火会吞没每一个人。但无论何时，女性操心的事情——恋爱，结婚，照顾丈夫和家人，勉强拮据度日，或是被迫单身——都是一样的。在那段可怕的岁月里，面对敌军入侵的威胁，很多女性也在打着另一场战争：为某种正常的生活而战。她们同样斗志昂扬，勇气可嘉，可历史上却无人为之立传。随着我搜集的资料越来越多，埃尔茜、弗兰西斯、爱丽丝、坦妮和伊万杰琳的形象便很快浮现出来。她们萦绕在我的脑海中，等待着我把故事写出来。

但若问我本书源起于何处，其实是曼弗莱德。这是个真实存在的狠角色，手上有很多条人命。除了他以外，书中的其他角色纯属虚构，而且据我所知，萨塞克斯也不存在古老的贝拉福赫家族。虽说只是虚构，

不过若是世上尚有贝拉福赫的后人，我要为此道歉——不该把他们和曼弗莱德扯在一起。但角色总要起名字嘛。不过，曼弗莱德是存在的，只是其真实身份将永远无法为人所知罢了。关于这个人，还是我婚后搬到英格兰，从家中一个名叫约翰的长辈那里听说的。二战时，他曾在英国情报部门服役，不过他不大喜欢谈起战时的事情。约翰很有教养，善良睿智，幽默风趣，也很会照顾家人，绝对算不上爱抱怨。但即便是他，说起曼弗莱德的时候，也是愤恨不平。他说当时情报部门得知，英国东南部有个通敌者，他和德国串通一气，给驻扎在法国沿海地区的德军发送情报，通知对面的英格兰何时放晴。在雷达出现之前，若是德军知道哪天晚上天气晴朗，就可以派轰炸机到英格兰狂轰滥炸，逼英国投降。可惜的是，这个叛徒、间谍、通敌者的所作所为，让英格兰伤亡惨重、损失巨大，却未被绳之以法，显然约翰对此恨得牙痒痒。看他气成这样，我不禁开始反思：战争造成的伤痕和仇恨，不知何日方休。

虽说现实中的曼弗莱德显然已经死了，但我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罪有应得的结局。对不起约翰，这本书你再也读不到了，愿你安息。虽然曼弗莱德没有伏法，但我还是认为，哪怕他只是在小说的结尾几页受到了惩罚，约翰若是知道了，心里也会得到慰藉吧。

海伦·布莱恩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序幕 1995 年春	1
第一章 克洛玛什 1937 年节礼日	10
第二章 新奥尔良 1938 年 3 月	19
第三章 克洛玛什, 东萨塞克斯 1938 年 10 月	50
第四章 奥地利 1938 年 11 月	63
第五章 克洛玛什 1939 年 3 月	81
第六章 伦敦 1939 年 8 月	90
第七章 东伦敦 1939 年 8 月底	110
第八章 克洛玛什 1939 年 11 月	122
第九章 克洛玛什 1939 年 11 月底	134
第十章 克洛玛什 1940 年 8 月	146
第十一章 克洛玛什 1940 年 10 月	161
第十二章 伦敦 1941 年 2 月	171
第十三章 克洛玛什 1941 年 3 月	185
第十四章 萨塞克斯郡 1941 年 8 月	200
第十五章 克洛玛什 1941 年 9 月	208



第十六章	克洛玛什 1941 年 11 月	218
第十七章	克洛玛什, 弗兰西斯的生日 1941 年 11 月	229
第十八章	克洛玛什, 弗兰西斯的生日	243
第十九章	伦敦 1941 年 11 月	257
第二十章	克洛玛什 1941 年 12 月	267
第二十一章	克洛玛什和瑞典 1942 年 1 月	278
第二十二章	训练营 1942 年 1 月	284
第二十三章	奥斯维辛 1942 年 3 月	288
第二十四章	克洛玛什 1942 年 1 月至 5 月	295
第二十五章	伦敦, 克洛玛什 1942 年 5 月	310
第二十六章	奥斯维辛 1942 年暮春	322
第二十七章	贝斯纳尔格林, 东伦敦 1942 年 6 月	324
第二十八章	克洛玛什 1942 年 7 月	338
第二十九章	克洛玛什 1942 年 8 月	351
第三十章	克洛玛什 1942 年 9 月之后	362
第三十一章	克洛玛什 1942 年 11 月至 12 月	375

第三十二章	西伦敦	1944年8月	389
第三十三章	克洛玛什	1995年5月8日	400
第三十四章	克洛玛什	1995年5月8日午间	418
第三十五章	克洛玛什	1995年二战胜利日当晚	433
尾声	伦敦, 寻人热线	1995年5月12日	447

致谢

## 序幕

1995 年春



五月初的夜晚，一行人相聚在亚特兰大机场的出发大厅。爱丽丝·奥斯本·莱特福特是这次伦敦之行的组织者，她一边在名单上打钩，一边微笑着跟每个人打招呼：“来了啊！晚上吃了没？”她蓦然想起上学时背过的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序里的一行诗，萦绕脑海，挥之不去：一到春天，“异乡流连客，故地欲重游”。爱丽丝心想：如今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，无非原因不同罢了。

爱丽丝最后一个走上飞机。她拿起老旧的化妆盒，小心翼翼地存放在行李架上，然后走到自己在经济舱前端的座位，跟一群老太太坐在一起。她们都嫁给了当年美国第八航空军的飞行员，爱丽丝的丈夫乔·莱特福特也是其中一员。跟他一起参军的，全是佐治亚、田纳西、阿拉巴马附近的校友。他们于 1941 年一同入伍，并在欧洲服役。这次除了那些因身体欠佳无法成行的人以外，大家约着一块回英国，庆祝二战欧洲胜利五十周年，顺便和其他作战单位的战友

到诺福克聚聚。当年，他们就是从诺福克机场出发，驾着 B-17<sup>●</sup> 和 B-24<sup>●</sup> 轰炸机飞到德国，执行危险重重的白天轰炸任务。爱丽丝之所以自告奋勇组织这次旅行，既因为她生在英国，也因为她的天性就是要主持局势。所以，别的老太太都佩服爱丽丝，让她拿主意。

起飞以后，老太太们麻利地脱了鞋，舒舒服服地靠在座位上，打开小桌板开始唠家常。大部分时候，都是聊家里人的事。一双双布满黄斑的手，把孙子孙女的照片在过道两旁传来传去。“亲爱的，肯定盼着回家呢吧。”大家一遍遍地问着爱丽丝，“也不知道你走了以后那边变没变样。”

“还回家呢！告诉你吧，亚特兰大就是爱丽丝的家！她都在美国住了五十年啦！”爱丽丝的朋友罗斯·安坐在她旁边，反驳道，“爱丽丝你说对不对？”

“可惜啊。你说你那么辛苦，忙前忙后地组织这、组织那，结果到头来诺福克的聚会啊、献花圈啊什么的你也不去，饭也不跟我们一起吃。不过你要是真去萨塞克斯啊，你那些老朋友还不得高兴坏了！还不得好好叙叙旧啊！”

“可不？要是见到她们啊，肯定会很高兴，”爱丽丝拉长了调子，慢吞吞地答道。在佐治亚北部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她已经沾染上了当地的口音。“是啊……”她自言自语道。确实要好好叙叙旧。在读了埃尔茜的信，得知弗兰西斯的下落以后，爱丽丝觉得有义务回到萨塞克斯。

飞到一半，妻子们纷纷把头别过去，无视飞机另一端的喧闹。

---

● 美国波音公司于 1930 年生产的重型轰炸机，二战初期美军轰炸机的主力机型。

● 美军二战期间的主力轰炸机，代号“解放者”，是二战时期美国使用最多的轰炸机。

一群男人威士忌喝多了，有聊战争往事的，有扯犟段子的，还有拍空姐屁股的，“心肝宝贝”叫个不停。饭后，几个老太太学着爱丽丝的样子，拿出针织和刺绣来做女红。其他人则选择睡觉。织着织着，爱丽丝打了个哈欠，把织到一半的图案收好，关掉顶灯，从航空公司提供的化妆包里拿出眼罩戴上。



爱丽丝刚登机不久，另一架前往伦敦的航班也从本·古里安机场起飞了。因为此时已是深夜，乘务员匆匆上了餐后，便把灯光调暗了。没过多久，坦妮·佐伊曼身边的两个小家伙就蜷起身子，一左一右打起了瞌睡。他们一个叫哈依姆，一个叫谢芙拉，是坦妮的孙子和孙女。孩子们身上还是离开特拉维夫时的装束：上身只穿一件薄T恤，胸前绣着各自最喜欢的乐队的名字。飞机上阴冷阴冷的，坦妮找空姐要来两条毛毯，盖在两个孩子身上——哈依姆四脚朝天仰靠在座位上，头上的无边圆帽歪在一边。虽然两个小家伙睡着的样子很可爱，但话又说回来，她心里本来就一团乱麻，现在不用听他们吵来吵去，总算能松口气了。坦妮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想到要回克洛玛什，就感到心绪不宁，睡不着觉。

黑暗的过道里传来婴儿的哭声，吵得坦妮坐立不安。一阵似曾相识的惊惶掠过心头。按理说不应该啊。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
坦妮看到埃尔茜来信的时候，正坐在丈夫布鲁诺的病床前。信封拆到一半，请柬和两张到英格兰的头等舱机票就飘落到地上。“不

要！”看到信封里的东西，坦妮惊叫起来——即便一切都已过去了很久，但一想到要回英格兰，她还是会感到恶心，更别提回到那个村子了。哪怕丈夫跟在身边也没用。再说了，布鲁诺最近刚做完心脏手术，没办法长途旅行。

坦妮的惊叫声把布鲁诺吵醒了。她想了想，还是忍不住把信的内容告诉了他。完后，她浑身颤抖着说：“你出院前，我哪里都不去。”布鲁诺靠在枕头上坐着，打着点滴的他脸色苍白。他本应该听护士的话，远离工作，老老实实休息。相反，此时他的身边堆满了书、论文和大学的文件——都是趁护士不注意偷偷拿进来的。听到妻子的话，布鲁诺抬起头，用一副了然的视线从眼镜框上沿看着坦妮。

每次看到丈夫露出这种眼神，坦妮都觉得心烦：就跟他知道的比自己多似的。不过这点小情绪很快就一闪而过。布鲁诺拍拍妻子的手背，把她的手握在掌心，思考着该怎么办。

之前，医生跟布鲁诺说不用担心。确实，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，人们对于产后抑郁还不甚了解，但其实很多女性都得过这种病。坦妮之所以会忘记在英格兰的日日夜夜，忘记那个刚出生就惨死的婴儿，是大脑的自然反应，一种精神自卫机制。除了这段小插曲，她的生活可谓幸福美满，毫无缺憾——先是和布鲁诺结婚，后来又有了孩子，如今已是宠爱孙辈的祖母。现在，夫妻俩住在一栋漂亮的大房子里，光线充足，离大学还近，屋里摆满了书籍和现代以色列工艺品。平时，坦妮或是去医院做义工，或是见朋友，或是打理花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布鲁诺盘算了一阵，看她现在精神已经稳定了，回英国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便说道：“我知道这很困难。但是，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不能忘了当年的情分。再说，看看埃尔茜的

信！弗兰西斯都那样了，你必须得去啊。不过你也不用自己去——干吗不把我的票卖了，带两个小家伙一起去？你现在要么操心我的事，要么操心哈依姆几个月以后参军的事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再说了，家里那么多孩子，一直也没钱让他们旅游。去吧，赶紧去！带着他俩，还能跟老朋友显摆显摆。回头去伦敦玩一周，看看博物馆，剧院啥的。还有那个跳蚤市场，也带他们去逛一圈——谢芙拉说了，现在买东西都叫‘逛’。还有牛津郡的学校，到我当年散步的那条河边走走。你也购购物，放松一下。”布鲁诺继续说着，手头正在写一篇学术文章，“哦对了，到了伦敦顺便替我跑趟福伊尔书店。好多书以色列都买不到，而且……”

“可是布鲁诺，我不想去！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撂在这里啊！这哪儿行啊！”

“上帝保佑，手术还算顺利，没问题，再过几周我就回家了。你还怕没人照顾我？前脚刚出去一个，后脚就进来俩！医生啊，学生啊，护士啊……根本不知道谁是谁，一直都有人。一会儿来送饭吧，难吃的要死；再过一会儿好不容易打个盹，又把我吵醒要量血压；刚想看书，又跑来个理疗师。你说说，这康复疗程居然没出人命……别露出这种眼神，我开玩笑呢！放心吧，亲爱的。到时候我给埃尔茜打电话，就说你一定去。”布鲁诺抚了抚妻子的脸颊，戴好眼镜，又埋头写文章了。

于是，坦妮就这么不情不愿地同意了。她叫上了孙子、孙女，生怕自己最后又想变卦。再怎么说明，也不能跟两个小家伙说话不算话。可是现在真的上了路，一个人独坐在黑暗中，不禁又开始焦虑不安。想起刚才从背后不知哪里传来的婴儿哭泣声，更是心烦意乱。

正在这时，十五岁的谢芙拉醒了，她把头靠在坦妮肩上，一对棕色的眼眸，正微笑着望向祖母：“奶奶，能去伦敦真的好高兴。我在学校有个好朋友叫瑞秋，她去看了‘洛基恐怖秀’，说演得可棒了。之前跟爷爷说了这事，后来秘书帮我们买了票，说是爷爷给我们的惊喜。我把零花钱攒下来，好去卡姆登市场购物。瑞秋告诉我哪几家店最好。我还要去看看爱玛出生的地方！还要去……”话说到一半，她又闭上眼睛睡着了，后面婴儿响亮的哭声都没碍着她。

谢芙拉柔软的卷发拂过坦妮的面颊，弄得她脸上痒痒的。在这个大家族里，谢芙拉排行老幺。尽管去年她就已经开始长个儿，脸上也不再会有婴儿肥，但在坦妮眼里，她仍然是那个“小不点儿”。当年刚到英国的时候，她比现在的谢芙拉还要大几岁。坦妮想起自己刚下火车，第一次看到克洛玛什的样子。不过，自己当年可不是为了度假，而且都已经结婚当妈妈了。相比之下，此时的谢芙拉听着摇滚乐，穿着T恤衫，手腕上戴满了五彩缤纷的友情手链——现在年轻人间都兴互赠手链。唉，自己何曾像她这样青春焕发、无忧无虑过呢？布鲁诺说得对，为了弗兰西斯，她必须要回去。自己像谢芙拉这么大的时候，还是个畏畏缩缩的小女孩。要是没有那些朋友，怎么熬得过来呢？

旁边的乘客有的打着哈欠，有的调直了座椅活动四肢各关节。空乘正在沿着过道倒茶、发水果。片刻过后，机长通知即将在伦敦盖特威克机场降落。两个小家伙伸长了脖子，注视着头一次看到的英格兰。清晨，飞机在空中呼啸盘旋。地面上，M23公路上车水马龙。

飞机的阴影掠过一辆银色的梅赛德斯轿车，车上坐着一个体态丰满、珠光宝气的女子。这辆车正驶向萨塞克斯，一路上纵横驰



骋，连续变道，在重型卡车间钻来钻去。卡彭特太太是赴会的第三人，脚上穿着一双紫色的儿童帆布鞋，一路猛踩油门。她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，驾驶时的注意力已今不如昔，却执意要自己开车，这令全家人忧心忡忡。不过自从丈夫死后，她一直把着家里的财政大权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。



第四人已经身在克洛玛什了。她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，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她当年从哪儿来，其中有几个多年前和伊万杰琳·方登在法国修女院<sup>●</sup>共过事。如今，她们已是白发苍苍的寡妇，住在千里之外的美国新奥尔良的养老院里，每天都在走廊上踱来踱去，一走就是一下午。这家养老院本是方登家族的大宅子，如今她们在这里扇风乘凉，聊些五十年来翻来覆去谈的往事：那天晚上，她们就是在这里，参加伊万杰琳的出道舞会，后来方登时运不济，家道中衰，只得卖掉了宅子。“太可惜啦，传了好几辈的大宅子。要我说，还是打仗打的，钱都赔进去了。啊呀，都是伊万杰琳私奔以后的事情了……”

伊万杰琳·方登跟别人私奔的故事，当年就引起了一片哗然，如今仍是为人津津乐道的谈资。

“没错，就是刚要打仗那会儿。我都忘了跟她私奔的那男孩叫啥了，谁都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他家里是干吗的，两眼一抹黑。也

---

● 公元4世纪时，由愿永守贞洁的虔诚女基督教徒组成的团体所建立的女修道院。